奏議

轉對條上三事狀

元祐三年五月一日侍讀蘇軾狀奏臣御史臺牒五月一日文德殿視朝臣次當轉對臣雖愚無知備位禁林儻有所見不敢不盡謹條上三事如左

一謹按唐太宗著司門令式云其有無門籍人有急奏者皆令監門司與仗家引奏不許關礙臣以此知明主務廣視聽深防蔽塞雖無門籍人猶得非時引見祖宗之制自兩省兩

制近臣六曹寺監長貳有所欲言及典大藩鎮奉使一路出入辭見皆得奏事殿上其餘小臣布衣亦時特賜召問非獨以通下情知外事亦以考察羣臣能否情僞非苟而已臣伏見陛下嗣位以來惟執政日得上殿外其餘獨許臺諫官及開封知府上殿不過十餘人天下之廣事物之變決非十餘人者所能盡若此十餘人者不幸而非其人民之利病不以實告則陛下便謂天下太平無事可言豈不殆哉其餘臣僚雖許上書言事而書入

禁中如在天上不加反復詰問何以盡利害之實而況天下事有不可以書載者心之精微口不能盡而況書乎恭惟太皇太后以盛德在位每事抑損以謙遜不居爲美雖然明目達聰以防壅塞此乃社稷大計豈可以謙遜之故而遂不與羣臣接議方今天下多事饑饉盜賊四夷之變民勞官冗將驕卒惰財用匱乏之弊不可勝數而政出帷箔決之廟堂大臣尤宜開兼聽廣覽之路而避專斷壅塞之嫌非細故也伏望聖慈更與大臣商議

除臺諫開封知府已許上殿外其餘臣僚舊制許請間奏事及出入辭見許上殿者皆復祖宗故事則天下幸甚

一凡為天下國家當愛惜名器慎重刑罰若愛惜名器則斗升之祿足以鼓舞豪傑慎重刑罰則笞杖之法足以震讋頑狡若不愛惜慎重則雖日拜卿相而人不勸動行誅戮而人不懼此安危之機人主之操術也自祖宗以來用刑至慎習以成風故雖庶年磨勘差替衝替之類皆足以懲警在位獨於名器爵祿

則出之太易每三一次科場放進士諸科及特
奏名約八九百人一次郊禮奏補子弟約二
三百人而軍職轉補雜色入流皇族外戚之
薦不與焉近世以來取人之多得官之易未
有如本朝者也今吏部一官闕率常五七人
守之爭奪紛紜廉耻道盡中材小官闕遠食
貧到官之後侵漁求取靡所不爲自本朝以
來官冗之弊未有如今日者也伏見祖宗舊
制過省舉人御試黜落不少既以慎重取人
又以見名器威福專在人主至嘉祐末年始

盡賜出身雖文理紕繆亦玷科舉而近歲流弊之極至於雜犯亦免黜落皆非祖宗本意又進士引甲本為南省第一人唱名近下方有特旨皆是臨時出於聖斷今來南省第十人以上別試第一人國子開封解元武舉第一人經明行修舉人與凡該特奏名人正及第者皆著令升一甲紛然並進人不復以升甲為榮而法在有司恩不歸於人主甚無謂也特奏名人除近上十餘人文詞稍可觀外其餘皆詞學無取年迫桑榆進無所望退無

所歸使之臨政其害民必矣欲望聖慈特詔
大臣詳議今後進士諸科御試過落之法及
特奏名出官格式務在精覈以藝取人不行
小恵以收虚奐其著令升甲指揮乞今後更
不施行昔諸葛亮與法正論治道其畧曰刑
政不肅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
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吾今威之以法法
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恩榮並濟
上下有節爲治之要也唐德宗蒙塵山南當
時事勢可謂危急少行姑息亦理之當而汾

路進瓜果人欲與一試官陸贄力言以爲不可今天下晏然朝廷清明何所畏避而行姑息之政故臣願陛下常以諸葛亮陸贄之言爲法則天下幸甚

一臣於前年十月內會上言其略曰議者欲減任子以救官冗之弊此事行之則人情不悅不行則積弊不去要當求其分義務適厭中使國有去弊之實人無失職之歎欲乞應奏蔭文官人每遇科場隨進士考試武官量隨武舉試試法人考試並三人中解一人仍並

及二十五以上方得出官內已曾舉進士得解者免試如三試不中年及三十五以上亦許出官雖有三試留滯之艱而無終身絕望之歎亦使人人務學不墜其家爲益不小後來不蒙降出施行切慮當時聖意必謂改元之初不欲首行約損之政今者卽位已四年矣官冗之病有增而無損財用之乏有損而無增數年之後當有不勝其弊者若朝廷恬不爲怪當使誰任其憂及今講求臣恐其已晚矣伏乞檢會前奏早賜施行

右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論魏王在殯乞罷秋宴劄子

元祐三年八月二十一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近準鈐轄教坊所關到撰秋燕致語等文字臣謹按春秋左氏傳昭公九年晉荀盈如齊卒於戲陽殯于絳未葬晉平公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酌以飲工曰汝爲君耳將司聰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燕樂學人舍業爲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汝弗聞而樂是不聽也公說徹樂又按昭公十五

年晉荀躒如周葬穆后既葬除喪周景王以賓燕叔向譏之謂之樂憂夫晉平公之於荀盈蓋無服也周景王之於穆后蓋期喪也無服者未葬而樂屠蒯譏之朞喪者已葬而燕叔向譏之書之史冊至今以爲非仁宗皇帝以宰相富弼母在殯爲罷春宴傳之天下至今以爲宜今魏王之喪未及卒哭而禮部太常寺皆以謂天子絕期不妨燕樂臣竊非之若絕期可以燕樂則春秋何爲譏晉平公周景王乎魏王之親孰與卿佐遠比荀盈近比富弼之母輕重亦有間矣魏王之葬既以陰陽拘忌

別擇年月則當準禮以諸侯五月為葬期自今年十一月以前皆為未葬之月不當燕樂不可以權宜郊殯便同已葬也臣竊意皇帝陛下篤於仁孝必罷秋宴不待臣言但至今未奉指揮緣上件教坊致語等文字準令合於燕前一月進呈臣既未敢撰亦不敢稽延伏乞詳酌如以為當罷只乞自皇帝陛下聖意施行更不降出臣文字臣忝備侍從叨陪講讀不欲使人以絲毫議及聖明故不敢不奏取進止

述災沴論賞罰及脩河事繳進歐陽脩議狀

劄子

元祐三年九月五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今日邇英進讀寶訓及雍熙淳化間事太宗皇帝每見時和歲豐雨雪應時喜不自勝舉酒以屬群臣又是日熒惑與日同度太史奏言當旱既而雨足歲豐臣讀至此因進言水旱雖天數然人君脩德可以轉災爲福故宋景公一言熒惑退三舍元豐八年熒惑守心逆行犯房又逆而西垂欲犯氐氐四星后妃之象也方是時二聖在位發政施仁惟恐不及臣覩熒惑退舍

甚速如有所畏不敢復西以此知天人之應捷於影響太宗皇帝親致太平而每遇豐年若獲非常之福喜樂如此者豈非水旱不作自是朝廷難得之事乎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匹夫匹婦有不獲其所猶能致水旱而況政令之失小及一方大及四海其爲災沴理在不疑自二聖嗣位于今四年恭儉慈孝至仁至公可謂盡矣而四年之中非水則旱日月薄蝕五星相凌淫雨大雪常寒久陰之類殆無虛月豈盛德之報也哉臣愚無知竊謂陛下身修而政未修故監司守令多不得人百姓

失職無所告訴謠怨上達以傷陰陽之和所以致此者蓋由朝廷賞罰不明舉措不當之咎也臣請畧而言之去年熈河諸將力戰以獲鬼章此奇功也故增秩賜金涇原諸將閉門自守使賊大掠而去若涉無人之境此罪人也亦增秩賜金賞罰如此何以使人廣東妖賊岑探反圍新州差將官童政救之政賊殺平民數千其害甚於岑探朝廷使江西提刑傅燮體量其事燮畏避權勢歸罪於新州官吏又言新州官吏却有守城之功乞以功過相除愚弄上下有同兒戲然卒不問岑探聚衆構

謀經年乃發而所部官吏茫不覺知使一方赤子肝腦塗地然亦止於薄罰董政凶役貪殘非一日之積而監司乃令將兵討賊以致千數人無辜就死亦止降一差遣近日温杲誘殺平民十九人寃酷之狀所不忍聞而杲止於降官監當蔡州捕盜吏卒亦殺平民一家五六人皆婦女無辜屠割形體以爲丈夫首級欲以請賞而守倅不按監司不問以至臣僚上言及行下本路乃云殺時可與不可辨認白日殺人不辨男女豈有此理乃是預爲凶人開苟免之路事如此者非一臣不敢盡言特舉

其甚者耳如此此不過恩庇得無狀小人十數人正
使此等歌詠愛戴不知有何補益而紀綱頹弛逾
脩成風則千萬人受其害[illegible]為仁乎大抵為國
要在分別是非以行賞罰務令善人有所恃賴平
人有所告訴若不窮究曲直推務兩平則君子無
告小人得志天下之亂可坐而待此臣所謂賞罰
不明之咎也黃河自天禧已來故道漸以淤塞每
決而西以就下耳熙寧中決於曹村先帝盡力塞
之不及數年遂決小吳先帝聖神知河之欲西北
行也久矣今強塞之縱獲目前之安而旋踵復決

必然之勢也故不復塞今都水使者王孝先乃欲於北京南開孫村河欲奪河身以復故道此豈獨一方之安危天下之休戚也古者舉大事謀及庶人上下僉同然猶有意外之患今內自工部侍郎都水屬官外至安撫轉運使及外監丞皆以爲故道高仰勢若登屋功必無成而患有不可測者以至河北吏民無賢愚貴賤皆以爲然獨一孝先以爲可作臣聞自孫村至海口舊管堤埽四十五所役兵萬五千人勾當使臣五十員歲支物料五百餘萬自小吳之決故道諸埽廢不治堤上榆柳

并根掘取殘零物料變賣無餘官吏役共備自存
者使孫村之役不能奪過河身則官私財力舉爲
虛棄若幸而復行故道則四五埽皆以隳壞橫
流之災必倍於今孝先建議之初畧不及此近因
人言沸騰方牒北外監丞司六四十五埽並屬北
外監丞司地分令一面相度枝梧又云因檢計春
料便令計置今來欲興脩四十五處已壞隄埽準
備河水復行故道此莫大之役不貲之費也孝先
當於建議之初首論其事待朝廷上下孰議而行
今孝先便將此役作常程熟事行與北外監丞司

令一面管認意望取事之後歸罪他人共爲欺罔實駭羣聽其餘患害未易悉數但臣採察衆論以爲此役不可不罷若今歲罷役不過枉費九百萬物料虛役二萬兵工若更接續興脩則來歲當役數十萬人仍費三千餘萬此外民勞之極變故橫生嗟怨之聲足以復致水旱若將三千萬物料分作數年因水所欲行之地稍立隄防增卑培薄數年之後必漸安流何苦徇一夫之私計逆萬人之公論以興必不可成之役乎此臣所謂措置不當之咎也臣竊見仁宗朝名臣歐陽脩爲學士日有

修河議狀二首雖官時不言而其所畫利害指直方畧頗切今日之事臣以為可用故輒繕寫進呈

自祖宗以來除委任執政外仍以侍從近臣為耳目請間論事殆無虛日今自垂簾以來除執政臺諫開封尹外更無時對惟有邇英講讀猶獲親近清光若復瘖默不言則是耳目殆廢臣受恩深重不敢觀望上下為身謀謹備錄今日進讀之言上陳聖鑒臣無任悲慄待罪之至取進止

貼黃臣為裝病眼昏所言機密又不敢令別人寫錄書字不謹伏望聖慈特賜寬赦

乞郡劄子

元祐三年十月十七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近以左臂不仁兩目昏暗有失儀曠職之憂堂乞一郡伏蒙聖慈降詔不允遣使存問賜告養疾恩禮之重萬死莫酬以臣子大義言之病未及死皆當勉强雖有失儀曠職之罰亦不當辭然臣終不敢起就職事者實亦有故言之則觸忤權要得罪不輕不言則欺罔君父誅罰尤大故卒言之臣聞之易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又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以此知事

君之義雖以報國爲先而報國之道當以安身爲本若上下相忌身且不安則危亡是憂國何由報恭惟陛下踐祚之始收臣於九死之餘半年之間擢臣爲兩制之首方將致命豈敢告勞特以臣拙於謀身銳於報國致使臺諫例爲怨仇臣與故相司馬光雖賢愚不同而交契最厚光既大用臣亦驟遷在於人情豈肯異論但以光所建差役一事臣實以爲未便不免力爭而臺諫諸人皆希合光意以求進用及光既歿則又妄意陛下以爲主光之言結黨橫身以排異議有言不便約共攻之曾

不知光至誠爲民本不求人希合而陛下虛心無我亦豈有所主哉其後又因刑部侍郎范百禄與門下侍郎韓維爭議刑名欲守祖宗故事不敢以疑法殺人而諫官呂陶又論維專權用事臣本蜀人與此兩人實有知舊因此韓氏之黨一例疑臣指爲川黨御史趙挺之在元豐末通判德州而著作黃庭堅方監本州德安鎮挺之希合提舉官楊景棻意欲於本鎮行市易法而庭堅以謂鎮小民貧不堪誅求若行市易必致星散公文往來士人傳笑其後挺之以大臣薦召試館職臣實對衆言

擯之聚斂小人學術無取並擢此選又挺之妻父
郭槩爲西蜀提刑時本路提舉官韓玠違法虐民
朝旨委槩體量而槩附會隱庇臣弟轍爲諫官劾
奏其事玠槩並行黜責以此挺之疾臣尤出死力
臣二年之中四遭口語發策草麻皆謂之誹謗未
出省榜先言其失士以至臣所薦士例加誣衊所
言利害不許相見近日王覿言胡宗愈指臣爲黨
孫覺言丁騭云是臣親家臣與此兩人有何干涉
而於意外巧構曲成以積臣罪欲使臣撓椎於十
夫之手而使陛下投杼於三至之言中外之人具

曉此意謂臣若不早去必致傾危臣非不知聖主天縱聰明察臣無罪但以臺諫氣焰震動朝廷上自執政大臣次及侍從自宮外至監司守令皆畏避其鋒奉行其意意所欲去勢無復全天下知之獨陛下深居法宮之中無由知耳臣竊觀三代以下號稱明主莫如漢宣帝唐太宗然宣帝殺蓋寬饒太宗殺劉洎皆以讒言死非其罪至今哀之宣帝初知蓋寬饒忠直不畏強禦自衛司馬擢為太中大夫司隸校尉不可謂不知之深矣而蓋寬饒上書有云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而有司附讒

人乃謂寬饒欲求禪位宣帝不察致使寬饒自刎北闕下太宗信用劉洎言無不從嘗比之魏文貞公亦不可謂不知之深矣而太宗征遼患癰洎泣曰聖體不康甚可憂懼而當時讒人乃謂洎欲行伊霍之事太宗不察賜洎自盡二主非不明也二臣之受知非不深也特明主之深知不避讒人積毀以至身首異處為天下笑今臣自度受知於陛下不過如蓋寬饒之於漢宣帝劉洎之於唐太宗也而讒臣者乃十倍於當時雖陛下明哲寬仁度越二主然臣亦豈敢恃此不去以蹈二臣之覆

輙哉且二臣之死天下後世皆言二主信讒邪而害忠良以爲聖德之累使此二臣者識幾畏漸先事求去豈不身名俱泰臣主兩全哉臣縱不自愛獨不念一旦得罪之後使天下後世有以議吾君乎昔先帝召臣上殿訪問古今勑臣今後遇事即言其後臣屢論事未蒙施行乃復作爲詩文寓物托諷庶幾流傳上達感悟聖意而李定舒亶何正臣三人因此言臣誹謗遂得罪然猶有近似者以諷諫爲誹謗也今臣草麻詞有云民亦勞止而趙挺之以爲誹謗先帝則是以白爲黑以西爲東殊

東坡全集卷之二十九

十五

十三

臺諫當此時何不論奏䒖上疏論宗室之疏遠者不當稱皇叔雖未必中理然不過欲尊君抑臣務合古禮而已何名爲離間哉況輩此議執政多以爲非獨司馬光深然之故下禮部詳議又兵部侍郎趙彥若亦嘗建言若果是離間光亦離間也彥若亦離間也方行下有司時臺諫初無一言及光沒之後乃有姦邪離間之說則是輩之邪正係光之存亡非公論也羣與古世舊初不相知從臣爲學何名謗訕三者之論了無一實上賴聖明不以此罪輩亦不以此責臣止除外官以厭塞言

者之意臣復何所辨論但痛司馬光死未數月而
所賢之士變爲姦邪又傷言者本欲中臣而累及
輩誣罔之漸懼者甚衆是以冒昧一言伏深戰越
取進止

貼黃臣曾親聞司馬光稱輩忠義及見光親書
簡帖與輩往復議論政事及有手簡與李清臣
稱輩之賢具述見任

論周種擅議配享自劾劄子二首

元祐三年十一月三十一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
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先任中書舍人日勅

舉學官會舉江寧府[illegible]參軍周穜蒙朝廷差
充鄆州州學教授臣聞周穜上疏言朝廷當以
故相王安石配享
神宗臣竊謹按漢律擅議宗廟
者棄市自高文景武宣皆行此法以尊宗廟
重朝廷防微蓋有深意本朝自祖宗以來推
擇元勳重望始終全德之人以配食列聖蓋自天
子所不敢專必命都省集議其人非天下公議所
屬不在此選既上詔云恭依冊告宗廟然後敢行
其嚴如此豈有既行之後復請疏遠小臣各出私
意以議所配若置而不問則宗廟不嚴而朝廷輕

矣竊以安石平生所爲是非邪正中外具知難逃
聖鑒先帝蓋亦知之故置之閑散終不復用今已
改青苗等法而廢退安石黨人呂惠卿李定之徒
至於學校貢舉亦已能斥佛老禁止字學大議已
定行之數年而先帝配享已定用富弼天下翕然
以爲至當穜復何人敢建此議意欲以此嘗試朝
廷漸進邪說陰唱羣小此孔子所謂行險僥倖居
之不疑者也而臣忝備侍從職當知人至引此人
以汙學校若又隱而不言則與同上黨奸其罪愈大
謹自劾以待罪伏候
聖慈特勑有司議臣薦舉之

罪重賜責降以戒在位取進止

又

元祐三年十一月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近上言以所舉學官周穜擅議先帝配享欲以嘗試朝廷漸進邪說陰唱羣小乞下有司議臣妄舉之罪重行責降以警在位至今累日未奉指揮切以爲國之本在於明賞罰辨邪正二者不立亂亡隨之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昔郭公善善惡惡而不免於亡者以善

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也臣觀二聖嗣位以
來斥逐小人如呂惠卿李定蔡確張誠一吳居厚
崔台符楊汲王孝先何正臣盧秉蹇周輔王子京
陸師閔趙濟中官李憲宋用臣之流或首開邊隙
使兵連禍結或漁利榷財爲國斂怨或倡起大獄
以傾陷善良其爲姦惡未易悉數而王安石實爲
之首今其人死亡之外雖已退處閒散而其腹心
羽翼布在中外懷其私恩冀其復用爲之經營遊
說者甚衆皆矯情□有同鬼蜮其黨甚堅其心
甚一而明主不知以爲之夫君子之難致如麟

鳳色斯舉翔而後集況可麾而却之乎小人之易進如蚋蠅腥羶所聚揮之不去況可招而來之乎朝廷日近稍寬此等如李憲乞於近地居住王安禮抗拒不行而蔡確乞放還其弟皆即聽許崔台符王孝先之流不旋踵進用楊汲亦漸牽復呂惠卿窺見此意故敢乞居蘇州此等皆民之大賊國之巨蠹得全首領以為至幸豈可與尋常一眚之臣計日累月洗雪復用哉今既稍寬之後必漸用之如此不已則惠卿蔡確之流必有時而用青苗市易等法有時而復何以言之將作監丞李士

京者邪佞之人衆所唾罵而大臣不察稍稍引用
以汙寺監能建開壕之議爲修城之漸其策既
行遂唱言於衆欲次復用臣本熈之法由此觀之
惠卿蔡確之流何憂不用青苗市易等法何憂不
復哉昔盧杞責降既久經涉累赦德宗欲與一小
郡舉朝爭之而宰相李勉給事中袁高諫官趙需
裴佶宇文炫盧景亮張薦常侍李泌等皆以死爭
之勉等非惜一杞也知杞得郡不已必將復用一
炬有燎原之變而濫觴有滔天之禍故也今周穜
草芥之微而敢建此議蓋有以啓之矣昔淮南王

謀反所憚獨汲黯以謂說公孫丞相若發蒙耳今種蟣蝨小臣而敢爲大姦蔑視朝廷若無人然不幸而有淮南王當復誰憚乎臣不敢遠引古人但使執政之中有如富弼韓琦臺諫之中有如包拯呂誨或司馬光尚在此鼠輩敢爾哉昔王安石在仁宗英宗朝矯詐百端妄竊大名或以爲可用惟韓琦獨識其姦終不肯進使琦不去位安石何由得志以此知辨人物之邪正消禍患於未萌眞宰相事也臣數日以來竊聞執政之議多欲薄臣之責而寬種之罪若果如此則是使今後近臣輕引

小人而惠卿之流有以卜朝廷之輕重事關消長憂及治亂伏望特出宸斷深詔有司議臣與種之罪不可輕恕縱使朝廷察臣本無邪心止是暗繆亦乞借臣以立法則臣上荷知遇雖云得罪實同被賞若蒙寬貸則是私臣之身而廢天下之法臣之愧恥若撻于市不勝憤懣憂國之心意切言戇伏候誅譴取進止

貼黃周種州縣小吏意在寸進而已今忽猖狂首建大議此必有人居中陰主其事不然者種豈敢出位犯分以搖天聽乎此臣所以不得不

再三論列也

論邊將隱匿敗亡憲司體量不實劄子

元祐三年閏十二月四日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近以目昏臂痛堅乞一郡葢亦自知受性剛褊黑白太明難以處衆伏望聖慈降詔不許兩遣使者存問慰安天恩深厚淪入骨髓臣謂此恩當以死報不當更計身之安危故復起就職而職事淸閒未知死所每因進讀之間事有切於今日者輙復盡言庶補萬一昨日所讀寶訓有云淳化二年上謂侍臣諸州牧監馬多瘦死葢

養飼失時枉致病斃近令取十數槽寘其殿庭下親其芻秣教之養療庶革此弊臣因進言馬所以病蓋將吏不職致圉人盜減芻粟且不卹其饑飽勞逸故也馬不能言無由申訴故太宗至仁深哀憐之寘之殿庭親加督視民之於馬輕重不同若官吏不得其人人雖能言上下隔絶不能自訴無異於馬馬之饑瘦勞苦則有斃踣奔逸之憂民之困窮無聊則有溝壑盜賊之患然而四海之衆非如養馬可以寘之殿庭惟當廣任忠賢以爲耳目若忠賢疎遠諂佞在傍則民之疾苦無由上達秦二

時陳勝吳廣已屠三川殺李由而二世不知陳
後主時隋兵已渡江而後主不知此皆昏主不足
道如唐明皇親致太平可謂明主而張九齡死李
林甫楊國忠用事鮮於仲通以二十萬人没于雲
南不奏一人反更告捷明皇不問以至上下相蒙
祿山之亂兵已過河而明皇不知也今朝廷雖無
此事然臣聞去歲夏賊犯鎮戎所殺掠不可勝數
或云至萬餘人而邊將乃奏云野無所掠其後朝
廷訪聞委提刑司體量而提刑孫路止奏十餘人
乞朝廷先賜放罪然後體量實數至今遷延二年

終未結絶聞奏凡死事之家官所當卹若隱而不奏則生死銜寃何以使人此豈小事而路爲耳目之司既不隨事奏聞朝廷既行蒙蔽又乞放罪遷延偷玩一至于此臣謂此風漸不可長馴致其患何所不有此臣之所深憂也臣非不知陛下必已厭臣之多言左右必已厭臣之多事然受恩深重不敢自同衆人若以此獲罪亦無所憾取進止

薦何宗元十議狀

元祐三年閏十二月十九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狀奏右臣伏見朝廷近制川峽

四路員鈌並歸吏部注擬臣竊原聖意蓋爲川道險遠人材衆多若就本路差除則士□ 陛下遺老死鄉邑可用之人朝廷莫得而器使也 上雖在遠亦識此意聞命忻然皆有不遠千里觀光求用之心然法行數年未見朝廷非次擢用一人此乃如臣等輩不舉所聞之過也伏見蜀人朝奉郎新差通判延州事何宗元吏道詳明士行修飭學古著文頗適於用近以所著十議示臣文詞雅健議論審當臣愚不肖謂可試之以事觀其所至謹繕寫十議上進伏望聖慈降付三省詳看如有可採

乞隨才錄用非獨以廣育材之道亦以慰荅遠方多士求用之意也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舉何去非換文資狀

元祐四年正月　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狀奏右臣伏見左侍禁何去非本以進士六舉到省元豐五年以特奏名就御庭唱名先
帝見其所對策詞理優贍長於論兵因問去非願與不願武臣官去非不敢違聖意遂除右班殿直武學教授後遷博士今已八年嘗見其所著述材力有餘識度高遠其論歷代所以廢興　敗皆出

人意表有補於世夫非雖責論貞然本儒者不樂
爲武吏又其他文章無施不宜欲望聖慈特與換
一文資仍令克太學博士以率勵學者稍振文律
庶幾近古若後不如所 等甘伏朝典謹錄奏
聞伏候勑旨

論行遣蔡確劄子

元祐四年四月十一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新知
杭州蘇軾劄子奏臣近蒙聖恩京臣疾病特許補
外臣竊自惟受恩深重不敢以出入之故便同衆
人有所聞見而不盡言竊聞臣寮有繳進蔡確詩

言涉謗讟者臣與確元非知舊實自惡其爲人今
來非敢爲確開說但以此事所係國體至重天下觀望
二聖所爲若行遣失當所損不小臣爲侍從合具
奏論若朝廷薄確之罪則天下必謂皇帝陛下見
人毀謗聖母不加忿疾其於孝治所害不淺若深
罪之則議者亦或以謂太皇太后陛下聖量寬大
與天地等而不能容受一小人謗怨之言亦於仁
政不爲無累臣欲望皇帝陛下降勑令有司置獄
追確根勘然後太皇太后內出手詔云吾之不德
常欲聞謗以自儆今若罪確何以來天下異同之

言劄確當爲輔臣當知臣子大義今所繳進未必直是確詩其一切勿問仍牓朝堂如此處置則二聖仁孝之道實爲兩得天下有識自然心服臣不勝愛君憂國之心出位僭言謹伏誅殛取進止

乞將臺諫官章疏降付有司根治劄子

元祐四年四月十七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新知杭州蘇軾劄子奏臣近以臂疾堅乞一郡已蒙聖恩差知杭州臣初不知其他但謂朝廷哀憐衰疾許從私便及出朝參乃聞班列中紛然皆言近日臺官論奏臣罪狀甚多而陛下曲庇小臣不肯降

出故許臣外補臣本畏滿盈力求閒退既獲所欲豈更區區自辨但竊不平數年以來親見陛下以至公無私治天下今乃以臣之故使人上議聖明以謂抑塞臺官私庇近侍其於君父所損不小此臣之所以不得不辨也臣平生愚拙罪戾固多至於非義之事自保必無只因任中書舍人日行呂惠卿等告詞極數其凶慝而弟轍爲諫官深論蔡確等姦回確與惠卿之黨布列中外共讐疾臣近日復因臣言鄆州教授周穜以小臣而爲大姦故黨人共出死力搆造言語無所不至使臣誠有之

則朝廷何惜竄逐以示至公若其無之臣亦安能以皎然之身而受此曖昧之謗也人主之職在於察毀譽辨邪正夫毀譽既難察邪正亦不易辨惟有坦然虛心而聽其言顯然公行而考其實則真妄自見讒構不行若陰受其言不考其實獻言者既不蒙聽用而被謗者亦不為辨明則小人習知其然利在陰中浸潤膚受日進日深則公卿百官誰敢自保懼者甚衆豈惟小臣此又臣非獨為一身而言也伏望聖慈盡將臺諫官章疏降付有司令盡理根治依法施行所貴天下曉然知臣有罪

無罪自有正法不是陛下屈法庇臣則臣雖死無所恨矣夫君子之所重者名節也故有捨生取義殺身成仁可殺不可辱之語而爵位利祿蓋古者有志之士所謂鴻毛弊屣也人臣知此然後可與事君父言忠孝矣今陛下不肯降出臺官章疏不過愛惜臣子恐其萬一實有此事不免降黜而不念臣元無一事空受誣衊聖明在上喑嗚無告重壞臣爵位而輕壞臣名節臣竊痛之意切

伏候勑旨取進止

貼黃臣所聞臺官論臣罪狀亦未知

議及聖明故不得不辨若臺官元無此疏則臣妄言之罪亦乞施行

又貼黄臣今方遠去闕庭欲望聖慈察臣孤立今後有言臣罪狀者必乞付外施行

乞賜州學書板狀

元祐四年八月　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伏見本州州學見管生員二百餘人及入學叅假之流日益不已蓋見朝廷尊用儒術更定貢舉條法漸復祖宗之舊人人慕義學者日衆若學糧不繼使至者無歸稍稍引去甚非朝廷

樂育之意前知州熊本曾奏乞用廢罷市易務書
板賜與州學印賃收錢以助學糧或乞賣與州學
限十年還錢今蒙都督指揮只限五年見今轉運
司差官重行估價約計一千四百六貫九百八十
三文若依限送納即州學歲納二百八十一貫三
百九十七文五年之間深爲不易學者旦夕闕食
而望利於五年之後何補於事而朝廷歲得二百
一貫三百九十七文如江海之中增損涓滴
所覺徒使一方士民以謂朝廷既已捐利與
市易所放欠負動以萬計農商小民銜荷

聖澤莫知所出　惟此饑寒儒素之士從堂末

之費猶欲於此乎取之　市易之息流傳四方為損不

小此乃有司之吝非朝廷寬大之政也臣以

侍從備位苟有所見不敢不盡伏望聖慈特

出宸斷盡以市易書板賜與州學更不估價收錢

所貴稍服士心以全國體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貼黃臣勘會市易務元造書板用錢一千九百

五十一貫四百六十九文自今日以前所收淨

利已計一千八百八十九貫九百五十七文今

若賜與州學除已收淨利外只是實破官本六

十一貫五百一十二文伏乞詳酌施行

奏為法外刺配罪人待罪狀

元祐四年八月　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自入境以來訪聞兩浙諸郡近年民間例織輕疎糊藥絹以備送納和買夏稅官吏欲行揀擇而縱[illegible]人戶及攬納人遞相扇和不納好絹致使官吏無由揀擇則限既迫不免受納歲歲如此習以成風故[illegible]官吏軍人但請兩浙衣賜皆不堪好上京綱運歲有估剝日以滋多去年估剝至九千餘貫元納專典枷錮鞭撻典賣錮

產有不能償官怨思　一至於此臣自到郡欲漸
革此弊仰指揮受納官吏稍行揀擇至七月二十
七日有百姓二百餘人於受納場前大叫數聲官
吏軍民並皆驚駭遂相率入州衙詬臣喧訴臣以
理諭遣方稍引去臣知此數百人必非齊同發意
當有凶奸之人爲首糾率密行緝探當日據受納
官仁和縣丞陳皓狀申有人戶顏巽男顏章顏益
納和買絹五疋並是輕疎糊藥丈尺短少以此揀
退其逐人却將專典拑撮及與攬納人等數百人
對監官高聲叫喊奔走前去臣即時差人捉到顏

童顏益二人抑送右司理院禁勘只至明日人戶一時送納好絹更無一人敢行喧鬧續據右司理院勘到顏章顏益招爲本家有和買紬絹共三十七疋章等爲見逐年例只是將輕疎糊藥紬絹納官今年本州爲綱運估剝數多以此指揮要納好絹章等旣請和買官錢每疋一貫不合將低價收買昌化縣輕疎糊藥短絹納官其顏章又不合與兄顏益商量若或揀退即須相撮專揀扇搖衆戶叫敢投州嚇脅官吏今只依逐年受納不堪紬絹等將買到輕疎糊不短絹五疋付揀子家人翁誠

納官等被翁　中官揀退章等既見衆戶亦有
似此輕疎［之］　之　被揀退尋捉撮翁誠叫屈顏益
在後門首進　狀試令顏章捉去投州即便走出三
門前叫　一聲跳出欄干將兩手擡起喚衆戶扇
搖叫喚稱一時投州去來衆戶約二百餘人因此
亦一時叫喚相隨投州衙喧訴臣尋體訪得顏章
顏益係第一等豪戶顏巽之子巽先充書手因受
贓虛消稅賦刺配本州牢城尋即用倖計構胥吏
醫人託患放停又爲詐將產業重疊當出官鹽刺
配滁州牢城依前託患放停歸鄉父子奸凶衆所

畏惡下獄之日閭里稱快謹按顏益顏章以匹夫之微令行於衆舉手一呼數百人從之欲以衆多之勢脅制官吏必欲今後常納惡絹不容臣等少革前弊情理巨蠹實難含忍本州既已依法決訖臣獨判云顏章顏益家傳凶狡氣蓋鄉閭故能奮臂一呼從者數百欲以搖動長吏脅制監官蠹害之深難從常法已刺配本州牢城去訖仍以散行曉示鄉村城郭人戶今後更不得織造輕疎糊藥紬絹以備納官庶幾明年全革此弊伏望朝廷詳酌備錄臣此狀下本路轉運司遍行約束曉示所

貴今後京師六路官吏軍人皆得堪好衣賜及受納專副不得般家陪塡所有臣法外剌配顏童顏益二人亦乞重行朝典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勘會杭州去年發和買夏稅物帛計一十四綱今來只估剌到四綱已及九千餘貫乞下左藏庫便見估剌數目浩大

乞賜度牒修廨宇狀

元祐四年九月　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伏見杭州地氣蒸潤當錢氏有國日皆爲連樓複閣以藏衣甲物帛及其餘官屋皆

珍材巨木號稱雄麗自後百餘年間官司既無力
修換又不忍拆爲小屋風雨腐壞日就頹毀中間
雖有心長吏果於營造如孫沔作中和堂梅摯作
有美堂蔡襄作清暑堂之類皆務創新不肯修舊
其餘率皆因循支撑以苟歲月而近年監司急於
財用尤諱修造自十千以上不許擅支以故官舍
日壞使前人　構鞠爲朽壞深可歎惜臣自熙寧
中通判本州巳見在州屋宇例皆傾邪日有覆壓
之懼今又十五六年其壞可知到任之日見使宅
樓廡欹仄罅縫但用小木横斜撑住每過其下慄

然寒心未嘗敢安歩徐行及問得通判職官等皆云每遇大風雨不敢安寢正堂之上至於軍資甲仗庫尤爲損壞今年六月內使院屋倒壓傷手分書手二人八月內鼓角樓摧壓死鼓角匠一家四口內有孕婦一人因此之後不惟官吏家屬日負憂恐至於吏卒往來無不狼顧臣以此不敢坐觀尋差官檢計到官舍城門樓櫓倉庫二十七處皆係大段隳壞須至修完共計使錢四萬餘貫已具狀聞奏乞支賜度牒二百道及且權依舊數支公使錢五百貫以了明年一年監修官吏供給及下

諸州剗刷兵匠應副去訖臣非不知破用錢數浩
大朝廷未必信從深欲減節以就約省而上件屋
宇皆錢氏所構規摹高大無由裁樽使爲小屋若
頓行毀拆改造低小則目前蕭然便成衰陋非惟
軍民不悅亦非太平美事竊謂仁聖在上憂愛臣
子存恤遠方必不忍使官吏胥徒日以軀命僥倖
苟安於腐棟頹墻之下兼恐弊陋之極不卽修完
三五年間必遂大壞至時改作又非二百道度牒
所能辦某伏望聖慈特出宸斷盡賜允從如蒙朝
廷體訪得不合如此修完臣伏欺罔之罪謹錄奏

閒伏侯[illegible]

乞詩賦經義各以分數取人將來只許詩賦兼經狀

元祐四年十月十八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今月五日據本州進士汪濰等一百四十人請臣陳狀稱准元祐四年四月十九日勅詩賦經義各五分取人朝廷以謂學者久傳經義一旦添改詩賦習者尚少遂以五分立法是欲優待詩賦勉進詞學之人然天下學者寅夜競習詩賦舉業率皆成就雖降平分取人之法緣業

巳習就不願再有改更兼學者亦以朝廷追復祖
宗取士故事以詞學爲優故士人皆以不能詩賦
爲耻比來專習經義者十無二三見今本土及州
學生員多從詩賦他郡亦然若平分解名委是有
虧詩賦進士難使捐巳習之詩賦抑令就經義之
科或習經義多少各以分數發解乞據狀數奏者
臣曩亦備員侍從實見朝廷更用詩賦本末蓋謂
經義取人以來學者爭尚浮虛文字止用一律程
試之日工拙無辨旣去取高下不厭外論而巳得
之後所學文詞不施於用以故更用祖宗故事兼

取詩賦而横議之人欲收婾惰之譽争言天下學者不樂詩賦朝廷重失士心故爲改法各取五分然臣在都下見太學生習詩賦者十人而七臣本蜀人聞蜀中進士習詩賦者十人而九及出守東南親歷十郡及多見江湖福建士人皆爭作詩賦其間工者已自追繼前人專習經義士以爲恥以此知前言天下學者不樂詩賦皆妄也惟河北河東進士初改聲律恐未甚工然其經義文詞亦自比他路爲拙非獨詩賦也朝廷於五路進士自許禮部貢院分數取人必無偏遺一路士人之理今

臣所據前件進士汪溉等狀不敢不奏亦料諸處似此申明者非一欲乞朝廷參詳衆意特許將來一舉隨詩賦經義人數多少各紐分數發解如經義零分不及一人許併入詩賦額中仍除將來一舉外今後並只許應詩賦進士衆所貴學者不爭無惑專一從學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貼黃詩賦進士亦自兼經非廢經義也

東坡先生全集卷之三十

奏議

論高麗進奉狀

元祐四年十一月三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臣伏見熙寧以來高麗人屢入朝貢至元豐之末十六七年間館待賜予之費不可勝數兩浙淮南京東三路築城造船建立亭館調發農工侵漁商賈所在騷然公私告病朝廷無絲毫之益而夷虜獲不貲之利使者所至圖畫山川購買書籍議者以爲所得賜予大半歸之契丹雖虛

實不可明而契丹之疆足以禍福高麗若不陰相計構則高麗豈敢公然入朝中國有識之士以爲深憂自二聖嗣位高麗數年不至淮浙京東吏民有息肩之喜唯福建一路多以海商爲業其間凶險之人猶敢交通引惹以希厚利臣稍聞其事方欲覺察行遣今月三日准秀州差人押到泉州百姓徐戩擅於海船内載到高麗僧統義天手下侍者僧壽介繼常頴流院子金保裴善等五人及齎到本國禮賓省牒云奉本國王旨令壽介等齎義天祭文來祭奠杭州僧源闍黎臣已指揮本州送

承天寺安下選差職員二人兵級十人常切照管
不許出入接客及選有行止經論僧伴話量行供
給不令失所外已具事由畫一奏稟朝旨去訖又
據高麗僧壽介有狀稱臨發日奉國母指揮令齎
金塔二所祝延皇帝太皇太后聖壽臣竊觀其意
蓋為二聖嗣位數年不敢輕來入貢頓失厚利欲
復遣使又未測聖意故以祭奠源闍黎為名因獻
金塔欲以嘗試朝廷測知所以待之之意輕重厚
薄不然者豈有欲獻金塔為壽而不遣使奉表止
因祭奠亡僧遂致國母之意蓋疑中國不受故為

此苟簡之禮以卜朝廷若朝廷待之稍重則貪心復啓朝貢紛然必爲無窮之患待其已至然後拒之則又傷恩恭惟聖明灼見情狀廟堂之議固有以處之臣忝備侍從出使一路懷有所見不敢不盡以備採擇謹具畫一如左

一福建狡商專擅交通高麗引惹牟利如徐戩者甚衆訪聞徐戩先受高麗錢物於杭州彫造夾注華嚴經費用浩汗印板既成公然於海舶載去交納却受本國厚賞官私無一人知覺者臣謂此風豈可滋長若馴致其弊敵

國奸細何所不至兼今來引致高麗僧人亟
是徐戩本謀臣已枷送左司理院根勘即當
具案聞奏乞法外重行以戒一路奸民猾商
次
一高麗僧壽介有狀稱臨發日國母令齎金塔
祝壽臣以爲高麗因祭奠亡僧遂致國母之
意苟簡無禮莫斯爲甚若朝廷受而不報或
報之輕則夷虜得以爲詞若受而厚報之則
是以重幣荅其苟簡無禮之饋也臣已一面
令管勾職員退還其狀云朝廷清嚴守臣不

敢專擅奏聞臣料此僧勢不肯已必云本國遣其來獻壽今若不奏歸國得罪不輕臣欲於此僧狀後判云州司不奉朝旨本國又無來文難議投進執狀歸國照會如此處置只是臣一面指揮非朝廷拒絶其獻頗似穩便如以爲可乞賜指揮施行

一高麗僧壽介齎到本國禮賓省牒云祭奠源闍黎仍諸處尋師學法臣謂壽介等只是義天手下侍者非國王親屬其來乃致私奠本非國事待之輕重當與義天殊絶欲乞只許

殘簡之外其餘尋師學法出入遊覽之類並不許仍與限日却差船送至明州令搭附因便海舶歸國更不差人船津送如有買賣許量辦歸裝不得廣作商販

右謹件如前若如此處置使無厚利以絶其來意上免朝廷將廩無益之費下免淮浙京東公私靡弊之患臣不勝區區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乞賑濟浙西七州狀

元祐四年十一月初四日兩浙西路兵馬鈐轄龍圖閣學士朝奉郎蘇軾狀奏勘會浙西七州軍冬

春積水不種早稻及五六月水退方揷晚秧又遭
乾旱早晚俱損高下並傷民之艱食無甚今歲見
今米㪷九十足錢小民方冬已有飢者兩浙水鄉
種麥絶少來歲之熟指秋爲期而熟不熟又未可
知深恐來年春夏之交必有飢饉盜賊之憂本司
除已與提轉商量多方擘畫准備外有合申奏事
件謹具畫一如左

一轉運司來年合發上供額斛及補塡舊欠共
一百六十餘萬碩本路錢物大抵空匱刻剝
變轉不行官吏急於趣辦務在免責催迫賦

租督促欠負鈐束私酒漏稅之類必倍於平日飢貧之民無路逃死必將聚爲盜賊又緣上供額斛數目至廣都無有備見今逐州廣行收糴指揮嚴緊官吏不免遮攔米穀添價貴糴以此斛㪷湧貴小民乏食欲望聖慈憫此一方遭罹熙寧中饑疫人死大半至今城市寂寥少欠官私逋負十人而九若不痛加賑恤則一方餘民必在溝壑今來亦不敢望朝廷別賜錢米但祇寬得轉運司上供年額錢斛則官吏自然不行迫急之政而民日受

賜矣乞出自宸斷來年本路上解錢斛且起
一半或三分之二其餘候豐熟日分作二年
隨年額上供錢物起發所貴公私稍獲通濟
又恐官吏為見明年既得寬減僥倖替移更
不盡心擘畫收拾以備補塡年額乞特賜指
揮須管依年分收糴數足若遇移替其所催
到數交割與後政承認不得出違年限
一見今逐州和糴常平斛㪷及省倉軍糧又糴
封樁錢上供米名目不一官吏各務趁辦爭
奪相傾以此米價益貴伏望聖慈速賜勘會

如在京諸倉不待此米支用即令提轉疾速
契勘逐州如省倉不闕軍糧常平糴散有備
外更不得收糴所貴米價稍平小民不至失
所

一兩浙中自來號稱錢荒今者尤甚百姓持銀
絹絲綿入市莫有顧者質庫人戶往往晝閉
若得官錢三二十萬散在民間如水救火欲
乞指揮提轉令將合發上供錢散在諸州稅
戶令買金銀紬絹充年額起發

一自來浙中奸民結為群黨興販私鹽急則為

盜近來朝廷痛減鹽價最爲仁政然結集興販猶未甚衰深恐饑饉之民散流江海之上羣黨愈衆或爲深患欲乞朝廷指揮盜賊情理重者及私鹽結聚羣黨皆許申鈐轄司權於法外行遣候豐熟日依舊所貴彈壓奸慝有所畏懾

右謹件如前勘會熙寧中兩浙饑饉是時米斗二百人死大半父老至今言之流涕今來米斗已及九十日長炎炎其勢未已深可憂慮伏望仁聖哀憐早行賑恤今來所奏一一並是詣實伏乞詳酌

速賜指揮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論役法差雇利害起請畫一狀

元祐四年十一月十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臣自熙寧以來從事郡縣推行役事及元祐改法臣忝詳定今又出守躬行其法考問吏民備見雇役差役利害不敢不言雇役之法自第二等以上人戶歲出役錢至多行之數年錢愈重穀帛愈輕田宅愈賤以至破散化爲下等請以熙寧以前第一第二等戶逐路逐州都數而較之元豐之末則多少相絕較然可知此雇役之法害

上戶者一也第四等已下舊本無役不過差充壯丁無所陪備而雇役法例出役錢雖所取不多而貧下之人無故出三五百錢未辦之間吏卒至門非百錢不能解免官錢未納此費已重故皆化爲游手聚爲盜賊當時議者亦欲獨免此等而戶數至廣積少成多役錢待此而足若皆獨免則所喪大半雇法無由施行此雇役之法害下戶者二也今故行差役則二害皆去天下幸甚獨有第三等人戶方雇役時每戶歲出錢多者不過三四千而今應一役爲費少者日不下百錢二年一替當費

七十餘千而休閑遠者不過六年則是八年之中
昔者徐出三十餘千而今者併出七十餘千甚樂
可知也而況農民在官貪吏猾胥恣爲蠶食其費
又不可以一二數此則差役之法害於中等戶者
一也今之議者或欲專行差役或欲復行雇法皆
偏詞過論也臣愚以謂朝廷既取六色錢許用雇
役以代中等人戶頗除一害以全二利此最良法
可久行者但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勅令役
空閑人戶不及三番處許以六色錢雇州手分散
從官承符人此法未爲允當何者百姓出錢本爲

免役今乃限以番次不許盡用留錢在官其名不正又所雇者少未足以紓中等人戶之勞法不簡徑使奸吏小人得以伸縮臣到杭州點檢諸縣雇役皆不應法錢塘仁和富實縣分則皆雇人新城昌化最爲貧薄反不得雇蓋轉運司特於法外創立式樣令諸縣不得將逐等人戶各別比較須得將上三等人戶　都數通比其貧下縣分第一第二等人戶例皆稀少至第三等則戶數猥富以此遞起人戶皆及三番然第三等戶豈可承當第一等色役則知通計三等乃俗吏之巧薄非朝廷立

法之本意也臣方一面改正施行次旋准元祐四年八月十八日勅諸州衙前投名不足處見役年滿鄉差衙前並行替放且依舊條差役更不支錢又諸州役除吏人衙前外依條定差如空閑未及三年即以助役錢支募此法既下吏民相顧皆所未曉其餘繚繞不通又恐甚於熙寧之法前史稱蕭何爲法講若畫一蓋謂簡徑易曉雖山邑小吏窮鄉野人皆能別白遵守然後爲不刊之法也臣身爲侍從又忝長民不可不言謹具前件條貫不便事狀及臣愚見所欲起請者畫一如左

一前件勅節文云看詳衙前自降招募指揮僅
及一年諸州路軍尚有招募投名不足去處
其應役年滿衙前雖且依舊支與支酬勸令
在役然非鄉戶情願充應若向後更無人願
募即鄉戶衙前卒無替期乃是勸令長名衹
應顯於人情未便今欲將諸州衙前投名不
足去處見役年滿鄉差衙前並行替放且依
舊條差役更不支錢如願投充長名及向去
招募到人其雇食支酬錢即令全行支給卻
罷差充仍除鄉差年限未滿人戶依舊理當

本戶差役外其投募長名之人並與免本戶
役錢二十貫文如所納數少不係出納役錢
之人即許計會六色合納役錢之人依數免
放并仰逐處監司相度見充衙前如有虛占
窠名可以省併去處裁減人額却將減下錢
數湊搭入重難支酬施行

臣今看詳前件勅條深爲未便凡長名衙前所
以招募不足者特以支錢太少故也自元豐
前不聞天下有闕額衙前者豈常抑勒差充
直以重難月給可以足用故也當時奉使之

人如李承之沈括吳雍之類每一奉使輙以減刻爲功至元豐之末衙前支酬可謂僅足而無餘矣而元祐改法之初又行減刻多是不支月給以故招募不行今不反循其本乃欲重困鄉差全不支錢而應募之人盡數支給又放免役錢二十貫欲以誘脅盡令應募然而歲免役錢二十千許計會六色人戶放免則是應募日增而色錢日減也若天下投名衙前並免此二十千即六色錢存者無幾若只是闕額招募到人方得免放則均是投

名厚薄頓殊其理安在朝廷既許歲免二十千則是明知支酬虧少以此補足何如直添重難月給令招募得行所謂計會六色人戶者蓋令衷私商量取錢若遇頑猾人戶抵賴不還或將諸物高價準折訟之於官經涉歲月乃肯備償則衙前所獲無幾何如官支二十千朝請暮獲豈不簡徑易曉故臣愚以謂上件勑條必難久行議者多謂官若添錢招募則奸民覬望未肯投名以待多添錢數今來計會六色人戶放免役錢且與添錢無異

雖巧作名目其實一般大抵支錢既足萬無
招募不行之理自熙寧以前無一人闕額豈
有今日頓不應募臣今起請欲乞行下諸路
監司守令應闕額長名衙前須管限日招募
數足如不足即具元豐以前因何招募得行
今來因何不足事由申奏如合添錢雇募即
與本路監司商議一面施行訖具委無大破
保明聞奏若限滿無故招募不足即取勘干
繫官吏施行如此不過半年天下必無闕額
長名衙前而所添錢數未必人人歲添二十

千兼止用坊場河渡錢非如今法計會放免
侵用六色錢也
一前件勅節文云看詳鄉差人戶物力厚薄等
第高下丁口進減故不常定恐難限以番次
召募不若約空閑之年以定差法立役次輕
重雇募役人顯見均當兼可以將寬剩役錢
裁減無丁及女戶所出錢數欲乞諸州役除
吏人衙前外依條定差如空閑未及三年即
據未及之戶以助役錢支募候有戶罷支已
募之人各依本役年限候滿日差罷今後遇

有支募准此及以一路助役錢移那應副仍
將支使外寬剩錢除依條量留一分准備外
據餘剩錢數却於無丁及女戶所出役錢內
量行裁減具數奏聞所有先降雇募州役及
分番指揮更不施行
臣今看詳諸役大率以二年為一番向來指揮如
空閑人戶不及差三番則令雇募是聖恩本
欲百姓空閑六年也今來無故忽減作三年
吏民無不愕然以謂中等人戶方苦差役正
望朝廷別加寬恤而六色錢幸有餘剩正可

加添番數而乃減作三年農民皆紛然相告云向來差役雖甚勞苦然朝廷猶許我輩閑了六年今來只許閑得三年必是朝廷別要此錢使用方二聖躬行仁厚天下歸心忽有此言布聞遠邇深爲可惜雖云量留一分准備外據除剩數却於無丁及女戶所出役錢內量行裁減此乃空言無實止是建議之人假爲此名以濟其說臣請爲朝廷詰之人戶差役年月人人不同本縣無戶有戶日日不同加以稅產開收丁口進退雖有聖智莫能

前知當雇當差臨事乃定如何於一年前預知來年合用錢數見得寬剩便行減放臣知此法必無由施行但空言而已若今來寬剩已行減放來年不足又須却增增減紛然簿書淆亂百弊橫生有不可勝言者矣方今中等人戶正以應役為苦而六色人戶猶以出錢為樂苦者見減三年樂者又行減放其理安在大抵六色錢本縁免役理當盡用雇人除量留准備外一文不合樁留然後事簡而法意通名正而人心服惟有一事不得不加

周慮盡逐州逐縣六色錢多少不同若盡用雇人則苦樂不齊錢多之處役戶太優與六色人戶相形反爲不易臣今起請欲乞今後六色錢常樁留一半準備（如元祐四年只得用元祐二年錢其二年錢樁留准備用）及約度諸般合用錢（謂如官吏請雇人錢之類）外其餘委自提刑轉運與守令商議將逐州逐縣人戶貧富色役多少預行品配以一路六色錢通融分給令州縣盡用雇人以本處色役輕重爲先後如此則事簡而易行錢均而無弊雇人稍廣中外漸蘇則差役良法可

以久行而不變矣

貼黃若行此法今後空閑三年人戶官吏隱庇不差卻行雇募無由點檢縱許人告自非多事好訟之人誰肯告訴若有本等已上閑及三年未委專以空閑先後為斷為復參用物力高下定差既無果決條貫今後詞訟必多

右謹件如前朝廷改法數年至今民心紛然未定臣在外服目所親見正為此數事耳伏望聖慈與執政大臣早定此法果斷而行之若還付有司則出納之吝必無成議日復一日農民凋弊所憂不

小臣干犯天威謹俟斧鉞之誅謹録奏聞伏候勑
旨

論高麗進奉第二狀

元祐四年十一月十三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近奏爲高麗僧壽介狀稱臨發日奉國母指揮將金塔二所附壽介前來祝延
皇帝太皇太后聖壽臣已一面退還其狀仍令本州所差伴話僧思義只作已意體問所獻金塔次第共高麗僧壽介知臣不爲聞奏方始將出僧統義天付身文字以示思義乃是欲將金塔二所捨

入杭州惠因院等處祝延聖壽仍云隨身收賫不可擅動元封候續有疏文到日方可施納以此顯見高麗人將此金塔嘗探中國意度臣既退還其狀將來必是自將此塔捨在惠因等院既是衷私捨施僧院即朝廷難爲回賜若受而不報夷虜性貪或生怨望伏望朝廷檢會臣前奏早賜指揮如壽介等將上件金塔捨施亦乞只作臣意度一面只云不奉朝旨不敢令僧院收留所貴稍絕後患

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臣體問得惠因院亡僧淨源本是庸人只

閩多與福建海商往還數州人等於高麗國中
妄有談說是致義天遠來從學因此本院厚獲
施利而淮浙官私遍遭擾亂今來又訪聞得還
是本院行者姓顏人齎持淨源眞影舍利隨舶
船過海是致義天復差人祭奠臣見令所司根
勘候見詣實奏聞次今來若許惠因院收留金
塔乃是廝人奸猾自圖厚利爲國生事深爲不
可

乞令高麗僧從泉州歸國狀

元祐四年十一月三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

州蘇軾狀奏臣近爲泉州商客徐戩帶領高麗國僧統義天手下侍者僧壽介等到來杭州致祭亡僧淨源因便帶到金塔二所遂具畫一事由聞奏已准朝旨許令壽介等致祭亡僧淨源畢差人船送到明州附因便海舶歸國如淨源徒弟願與回贈物色即量度回贈本州已依准指揮許令壽介等致祭淨源了畢其徒弟量將土儀回贈壽介等收受所有帶到金塔二所據壽介等令監伴職員前來告臣云恐帶回本國得罪不輕臣已依元奏詞語判狀付遞僧執歸本國照會及本州即時差

撥人船乘載壽介等亦將米麪蠟燭之類隨宜餞送遂僧於十一月三十日起發前去外訪聞明州近日少有因便商客入高麗國竊恐久滯遂僧在彼不便竊聞泉州多有海舶入高麗往來買賣除已牒明州契勘如壽介等到來年卒無因便舶船即一面申奏乞發往泉州附船歸國外須至奏聞者　右伏乞朝廷特降指揮下明州疾速契勘依此施行所貴不至住滯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降度牒召人入中斛㪷出糶濟饑等狀

元祐五年二月十四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

州蘇軾狀奏右臣近指揮本州令在州并倚郭兩
縣糶常平米一千石及外七縣大縣日糶百石小
縣五十石約計日糶五百餘石自二月至六月終
將見管裏外常平米均匀充撥除本州倚郭畧巳
足用外其餘七縣見闕三萬餘石雖蒙朝廷賜上
供米二十萬石於本路出糶巳準轉運司牒報於
越睦州撥三萬石與杭州然本州年計見闕軍糧
十萬餘石越睦州米尚不了充軍糧更無緣出
賣以此外縣出糶實闕三萬餘石臣巳一面指揮
諸縣那移般運開場出糶以平米價廣幾深山窮

谷小民不至大段失所然約度見管米數恐只至四五月間必然糶盡若秋殺未登糶場不繼即民間頓然闕食深可憂慮臣勘會諸州例皆闕米縱使督迫轉運提刑司必是無處擘畫那移應副惟有一策恐可濟辦緣臣去歲曾奏乞度牒二百道修完本州廨宇未蒙施行臣於十二月末曾作書與太師文彦博以下執政入人乞早奏陳特許給上件度牒二百道臣欲權將上件度牒召募蘇湖常秀人戶令於本州闕米縣分入中斛斗以優價入中減價出賣約可得二萬五千石糶得一萬五

千貫訪聞蘇湖常秀雖甚災傷富民却薄有蓄積若以度牒召募必肯入中却以此錢修完廨宇庶幾先濟饑殍之民後完久壞屋宇兩事皆濟則吏民荷德無窮臣發此書已四十餘日至今無報不免干冒朝廷上瀆聖聽伏乞聖慈深哀本州外邑溪谷之民將墜溝壑特發宸斷速賜允從臣無任惶恐戰慄待罪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論葉温叟分擘度牒不公狀

元祐五年二月十八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今月十七日准轉運使葉温叟牒

杭州准尚書禮部符准元祐五年正月二十六日
勅勘會兩浙淮南路見係災傷民間穀價湧貴雖
已降指揮截撥上供斛㪷出糶及依條賑恤外切
慮所用斛㪷數多不能周足牒奉勅各出給空名
度牒三百道付逐路轉運提刑鈐轄司分擘與災
傷州軍召人入納斛㪷或見錢糴入官司封椿及
諸色斛㪷添助賑濟支用者省部令依准勅命指
揮出給到空名度牒二百道并封皮須至符送者
符當司主者候到一依前項勅命指揮及照會元
祐勅令疾速施行仍關提刑鈐轄司及合屬去處

不管稍有違悞者當司契勘杭越蘇湖常秀潤衢
婺台等州災傷放稅除衢州放稅只及二釐不至
災傷更不撥外今將杭越等九州放稅錢數衮紐
每州合得道數須至行遣數內杭州三十道者臣
看詳上件勅旨為兩浙淮南路災傷各出給空名
度牒三百道付逐路轉運提刑鈐轄司分擘與災
傷州軍轉運司既受上件勅旨即合與提刑及浙
東西兩路鈐轄司商量分擘仍須參用各州郡大
小戶口衆寡及災傷分數品配合得道數依公分
擘今來轉運使葉温叟因出巡蘇秀等州在路

得上件勅旨便敢公然違戾更不計會提刑及[illegible]
路鈐轄司亦不與轉運判官張璹商議便一面[illegible]
行分擘內杭州只得三十道切緣杭州城內生[illegible]
不可勝數約計四五十萬人裏外九縣主客戶[illegible]
共三十餘萬今來檢放水旱雖只計一分六釐[illegible]
緣杭州自來土產米穀不多全仰蘇湖常秀等[illegible]
般運斛㪷接濟若數州不熟即杭州雖十分豐[illegible]
亦不免為饑年自去歲十月以後米價湧長至每
㪷九十足錢近歲浙中難得見錢每㪷九十便比
熙寧以前百四五十因糴常平米每日不下五六

萬人爭糴方免餓殍今來聖恩優恤一路委自提
轉及兩路鈐轄司分擘度牒而温叟獨出私意只
分與杭州三十道內潤州人戶比杭州十分纔及
一二却分得一百道其餘多少任情未易悉數致
杭州百姓側皆咨怨將謂聖恩偏厚潤州不及杭
州不知自是温叟公違勑旨任情分擘須至奏陳
者

右臣先於二月四日奏為杭州諸縣出糶官米自
二月至六月終闕三萬餘石乞特賜度牒二百道
召人入中米外縣吏民日夜企望朝廷施行雖大

旱望雨執熱思濯未諭其急度奏狀未到間已蒙
朝廷施行乃是聖明洞照數千里外事有如目覩
今乃爲轉運使葉温叟自出私意多少任情以杭
州衆大甲於兩路只分與三十道吏民驚駭莫曉
其意臣竊原聖意蓋謂提刑專主賑濟鈐轄司專
管災傷盜賊故令轉運司與兩司同共相度分擘
今温叟並不計會兩司及轉運判官直自一面任
意分擘牒送諸州更不關報鈐轄司臣忝爲侍從
出使一路温叟似此淩蔑肆行臣若不言必無人
更敢論列況杭州見今裏外一十九處開場糶米

糴者如雲雖寄居待闕官員亦行差請杭人素來驕奢本以糴官米爲耻若非饑急豈肯來糴此皆温叟與諸監司所共目覩今來只分三十道深駭物聽切緣度牒三百道約直錢五萬餘貫所在商賈富民爲之奔走澒動而温叟一面任意分擘更不計會逐司豈得穩便兼臣訪聞去歲諸郡檢放稅賦多有不實不盡只如蘇州積水瀰茫去歲所共見今來放稅分數反不及潤州蓋是檢放官吏觀望漕司意指及各隨本州長吏用意厚薄未必皆是的實今來温叟專用放稅分數爲斷深爲未穩

使檢放得實而州郡大小戶口多寡不同亦合
參酌品配從逐司公共相度分擘方得允當今來
但係溫叟所定賑濟州郡即多得度牒應係別人
地分例皆靳惜不與顯見全然不公臣已牒轉運
司請細詳上件朝旨計會提刑鈐轄司依公分擘
去訖深慮溫叟未肯聽從縱肯聽從不過量添三
二十道亦是支用不足伏望聖慈體念杭州元奏
糶米三萬石本乞度牒二百道方稍足用今來不
敢更望上件數目只乞特賜指揮於三百道內支
一百五十道與杭州況其餘州軍元無奏請糶米

去處將其餘一百五十道分與亦無闕事伏乞早
賜指揮所貴災傷之民均受聖澤不至以一夫私
意專制多少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杭州元奏闕米三萬石乞度牒二百道今
來轉運使只與三十道潤州元不奏闕米顯是
常平錢米足用今來却與一百道深駭物聽乞
朝廷詳酌諸州元無奏請闕米去處若係臣所
奏分與一百五十道已出望外杭州若得一百
五十道猶未足用乞自聖旨分擘施行若只下
本路其轉運使葉溫叟必是遂非不肯應副

杭州乞度牒開西湖狀

元祐五年四月二十九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聞天下所在陂湖河渠之利廢興成毀皆若有數惟聖人在上則興利除害易成而難廢昔西漢之末翟方進爲丞相始決壞汝南鴻隙陂父老怨之歌曰壞陂誰翟子威飯我豆食羹芋魁反乎覆陂當復誰言者兩黃鵠蓋民心之所欲而託之天以爲有神下告我也孫皓時吳郡上言臨平湖自漢末草穢壅塞今忽開通長老相傳此湖開天下平皓以爲已瑞已而晉武帝

平吳由此觀之陂湖河渠之類久廢復開事關興運雖天道難知而民心所欲天必從之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蓋不可廢也唐長慶中白居易爲刺史方是時西湖溉田千餘頃及錢氏有國置撩湖兵士千人日夜開浚自國初以來稍廢不治水涸草生漸成葑田熙寧中臣通判本州則湖之葑合蓋十二三耳至今纔十六七年之間遂堙塞其半父老皆言十年以來水淺葑合如雲翳空倏忽便滿更二十年無西湖矣使杭州而無西湖如人去其眉目豈復爲人乎臣愚無知竊謂西湖有

不可廢者五天禧中故相王欽若始奏以西湖爲放生池禁捕魚鳥爲人主祈福自是以來每歲四月八日郡人數萬會於湖上所放羽毛鱗介以百萬數皆西北向稽首仰祝千萬歲壽若一旦堙塞使蛟龍魚鼈同爲涸轍之鮒臣子坐觀亦何心哉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一也杭之爲州本江海故地水泉鹹苦居民零落自唐李泌始引湖水作六井然後民足於水井邑日富百萬生聚待此而後食今湖狹水淺六井漸壞若二十年之後盡爲葑田則舉城之人復飲鹹苦其勢必自耗散此西湖之

不可廢者二也白居易作西湖石函記云放水溉田每減一寸可溉十五頃每一伏時可溉五十頃若蓄洩及時則瀕河千頃可無凶歲今雖不及千頃而下湖數十里間茭菱穀米所獲不貲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三也西湖深闊則運河可以取足於湖水若湖水不足則必取足於江潮潮之所過泥沙渾濁一石五斗不出三歲輙調兵夫十餘萬功開浚而河行市井中蓋十餘里吏卒搔擾泥水狼藉爲居民莫大之患此西湖之不可廢者四也天下酒稅之盛未有如杭者也歲課二十餘萬緡而

水泉之用仰給於湖若湖漸淺狹水不應溝則當勞人遠取山泉歲不下二十萬功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五也臣以侍從出膺寵寄目覩西湖有必廢之漸有五不可廢之憂豈得苟安歲月不任其責輙已差官打量湖上葑田計二十五萬餘丈度用夫二十餘萬功近者伏蒙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以本路饑饉特寬轉運司上供額斛五十餘萬石出糶常平米亦數十萬石約勅諸路不取五穀力勝稅錢東南之民所活不可勝計今又特賜本路度牒三百而杭獨得百道臣謹以聖意增價召

入中米減價出糶以濟饑民而增減耗折之餘尚得錢米約共一萬餘貫石臣輒以此錢米募民開湖度可得十萬功自今月二十八日興功農民父老縱觀太息以謂二聖旣捐利與民活此一方而又以其餘棄與久廢無窮之利使數千人得食其力以度此凶歲蓋有泣下者臣伏見民情如此而錢米有限所募未廣葑合之地尚存大半若來者不嗣則前功復棄深可痛惜若更得度牒百道則一舉募民除去淨盡不復遺患矣伏望皇帝陛下

太皇太后陛下少賜詳覽察臣所論西湖五不可

廢之狀利害較然特出聖斷別賜臣度牒五十道
仍勅轉運提刑司於前來所賜諸州度牒二百道
内契勘賑濟支用不盡者更撥五十道價錢與臣
通成一百道使臣得盡力畢志半年之間目見西
湖復唐之舊環三十里際山爲岸則農民父老與
羽毛鱗介同泳聖澤無有窮已臣不勝大願謹錄
奏聞伏候勅旨

貼黄目下浙中梅雨葑根浮動易爲除去及六
七月大雨時行利以殺草芟夷蘊崇使不復滋
蔓又浙中農民皆言八月斷葑根則死不復生

伏乞聖慈早賜開允及此良時興工不勝幸甚

又貼黃本州自去年至今開浚運河引西湖水灌注其中今來開除葑田逐一利害臣不敢一一煩瀆天聽别具狀申三省去訖

申三省起請開湖六條狀

元祐五年五月初五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申軾於熙寧中通判杭州訪問民間疾苦父老皆云惟苦運河淤塞遠則五年近則三年率常一開浚不獨勞役兵民而運河自州前至北郭穿闤闠中蓋十四五里每將興工市肆洶動

公私騷然自胥吏壕寨兵級等皆能恐喝人戶或云當於某處置土某處過泥水則居者皆有失業之憂既得重賂又轉而之他及工役既畢則房廊邸店作踐狼藉園囿隙地例成丘阜積雨蕩濯復入河中居民患厭未易悉數若三五年失開則公私壅滯以尺寸水欲行數百斛舟人牛力盡跬步千里雖監司使命有數日不能出郭者其餘艱阻固不待言問其所以頻開屢塞之由皆云龍山浙江兩閘日納潮水沙泥渾濁一汛一淤積日稍久便及四五尺其勢當然不足怪也軾又問言潮水

淤塞非獨近歲若自唐以來如此則城中皆爲丘阜無復平田今驗所在堆疊泥沙不過三五十年所積耳其故何也父老皆言錢氏有國時郡城之東有小堰門既云小堰則容有大者昔人以大小二堰隔截江水不放入城則城中諸河專用西湖水水既清徹無由淤塞而餘杭門外地名半道洪者亦有堰名爲清河意似愛惜湖水不令走下自天禧中故相王欽若知杭州始壞此堰以快目下舟楫往來今七十餘年矣以意度之必自此後湖水不足於用而取足於江湖又況今者西湖日就

堙塞昔之水面半爲葑田霖潦之際無所潴畜流溢害田而旱乾之月湖自減涸不能復及運河謹按唐長慶中刺史白居易浚治西湖作石函記其畧曰自錢塘至鹽官界應溉夾河田者皆放湖入河自河入田每減一寸可溉十五頃每一伏時可溉五十頃若堤防如法蓄泄及時則瀕河千頃無凶年矣用此計之西湖之水尚能自運河入田以溉千頃則運河足用可知也軾於是時雖知此利害而講求其方未得要便今者蒙恩出典此州自去年七月到任首見運河乾淺使客出入艱苦萬

狀穀米薪芻亦緣此暴貴尋刻刷捍江兵士及諸色廂軍得千餘人自十月興工至今年四月終開浚茆山鹽橋二河各十餘里皆有水八尺以上見今公私舟船通利父老皆言自三十年已來開河未有若此深快者也然潮水日至於塡如舊則三五年間前功復棄軾方講問其策而臨濮縣主簿監在城商稅蘇堅建議曰江潮灌注城中諸河歲月已久若遽用錢氏故事以堰閘却之令自城外轉過不惟事體稍大而湖面封合積水不多雖引入城未可全恃宜參酌古今且用中策令城中運

河有二其一曰茆山河南抵龍山浙江閘口而北出天宗門其一曰鹽橋河南至州前碧波亭下東合茆山河而北出餘杭門餘杭天宗二門東西相望不及三百步二河合於門外以北抵長河堰下今宜於鈐轄司前創置一閘每遇潮上則暫閉此閘令龍山浙江潮水徑從茅山河出天宗門候一兩時辰潮平水清然後開閘則鹽橋一河過闤闠中者永無潮水淤塞開淘搔擾之患而茅山河縱復淤塡乃在人戶稀少村落相半之中雖不免開淘而泥土有可堆積不爲人患潮水自茅山河行

十餘里至梅家橋下始與鹽橋河相通潮已行遠泥沙澄墜雖入鹽橋河亦不淤塡自來潮水不入茅山鹽橋二河只淤塡十里自十里以外不曾開淘此已然之明効也茅山河既日受潮水無緣涸竭而鹽橋河底低茅山河底四尺梅家橋下量得水深四尺相碧波亭前水深八尺則鹽橋河亦無涸竭之患然猶當過慮以備乏水今西湖水貫城以入於清湖河者大小凡五道一暗門外斗門一所一湧金門外水閘一所一集賢亭前水窗一所一集賢亭後水閘一所一菩提寺前斗門一所皆自清湖河而下以北出餘杭門不復與城中運河相灌輸此最可惜宜於湧金門內小河中置一小堰使暗門湧金門二道所

引湖水皆入法慧寺東溝中南行九十一丈則為新溝二十六丈以東達於承天寺東之溝又南行九十丈復鑿為新溝一百有七丈以東入於猫兒橋河口自猫兒橋河口以入新水門以入於鹽橋河則咫尺之近矣此河下流則江湖清水之所入上流則西湖活水之所注永無壅絶之憂矣而湖水所過皆闤闠曲折之間頗作石櫃貯水使民得汲用澣濯且以備火災其利甚博此所謂參酌古今而用中策也軾尋以堅之言使通直郎知仁和縣事黃僎相度可否及率僚吏躬親驗視一一皆

如堅言可成無疑也謹以四月二十日興功開導及作堰閘且以餘力修完六井杭州城中多鹵地無甘井唐刺史李泌始作六井皆引湖水注其中歲久不治熙寧中知州陳襄與蘇頌同擘畫修完而功不堅至今復廢壞軾今改作瓦筒又以磚石培甃固護可以堅久皆不過數月可以成就而本州父老農民覩此利便相率詣軾陳狀凡一百一十五人皆言西湖之利上自運河下及民田億萬生聚飲食所資非止為游觀之美而近年以來堙塞幾半水面日減茭葑日滋更二十年無西湖矣勸軾因此盡力開之軾既深愧其言而患兵工寡少費用之資無所從出父老皆言竊聞朝廷

近賜度牒一百道每道一百七十貫爲錢一萬七千貫本州既高估米價召人入中又復減價出糶以濟饑民消折之餘尚有錢米約共一萬貫石若支用此亦足以集事矣適會錢塘縣尉許敦仁建言西湖可開狀其畧目議者欲開西湖久矣自太守鄭公戩以來苟有志於民者莫不以此爲急然皆用工滅裂又無以善其後蓋西湖水淺茭葑壯猛雖盡力開撩而三二年間人工不繼則隨手葑合與不開同竊見吳人種菱每歲之春芟除澇漉寸草不遺然後下種若將葑田變爲菱蕩永無茭

草堙塞之患今乞用上件錢米雇人開湖候開成湖面即給與人戶量出課利作菱蕩租佃獲利既厚歲歲加功若稍不除治微生茭葑即許人剗賃但使人戶常憂剗奪自然盡力永無後患今有錢米一萬貫石度所雇得十萬工每工約開葑一丈亦可添得十萬丈水面不為小補若量破錢米召募饑民興役必不濟事若每日破米三升錢五十五文足雇一強壯人夫然後可使雖云強壯然艱食之歲使數千人得食其力以度凶年亦歸於賑濟也軾竊以敦仁之策參考衆議皆謂允當已一面牒本州依敦仁擘畫支上件錢米雇人仍差捍江船務樓店務兵士共五百人般

載對草於四月二十八日興工去訖今來有合行起請事件謹具畫一如左

一今來所創置鈐轄司前一閘雖每遇潮上閉閘一兩時辰而公私舟船欲出入閘者自須先期出入必不肯端坐以待閘閘兼更有茅山一河自可通行以此實無阻滯之患而能隔截江潮徑自茅山河出天宗門至鹽橋一河永無堙塞開淘擾擾之患爲利不小恐來者不知本末以阻滯爲言輕有變改積以歲月舊患復作乞今來起請新置鈐轄司前一閘

遇潮上閘訖方得開龍山浙江閘候潮平水
淸方得却開鈐轄司前閘
一鹽橋運河岸上有治平四年提刑元積中所
立石刻為人戸屋舍侵占牽路已行除拆外
具載闊狹丈尺今方二十餘年而兩岸人戸
復侵占牽路蓋屋數千間却於屋外別作牽
路以致河道日就淺窄準法據理並合拆除
本州方行相度而人戸相率經州乞遽逐人
家後丈尺各作木岸以護河提仍據所侵占
地量出賃錢官為椿管準備修補木岸乞免

拆除屋舍本州已依狀施行去訖今來起請
應占牽路人戶所出賃錢並送通判廳收管
準備修補河岸不得別將支用如違並科違
制
一自來西湖水面不許人租佃惟茭葑之地方
許請賃種植今來既將葑田開成水面須至
給與人戶請佃種菱深處歲久人戶日漸侵
占舊來水面種植官司無由覺察已指揮本
州候開湖了日於今來新開界上立小石塔
三五所相望為界亦須至立條約束今來起

請應石塔以內水面不得請射及侵占種植
如違許人告每丈支賞錢五貫　省以犯人
家財充
一湖上種菱人戶自來𧁡割葑地如田塍狀以
爲疆界緣此卽漸葑合不可不禁今來起請
應種菱人戶只得標揷竹木爲四至不得以
𧁡割爲界如違亦許人剗賃
一本州公使庫自來收西湖菱草蕩課利錢四
百五十四貫充公使今來旣開草葑盡變爲
菱蕩給與人戶租佃卽今後課利亦必稍增

若撥入公使庫未爲穩便今來起請欲乞應
西湖上新舊菱蕩課利並委自本州量立課
額今後永不得增添如人戶不切除治致少
有草葑即許人划賃其划賃人特與權免三
年課利所有新舊菱蕩課利錢盡送錢塘縣
尉司收管謂之開湖司公使庫更不得支用
以備逐年雇人開葑撩淺如敢別將支用並
科違制
一錢塘縣尉廨宇在西湖上今來起請今後差
錢塘縣尉銜位內帶管勾開湖司公事常切

點檢纔有茭葑即係法施行或支開湖司錢
物雇人開撩替日委後政點檢交割如有茭
葑不切除治即申所屬點檢申吏部理爲遺
闕
以上六條並刻石置知州及錢塘縣尉廳上
常切點檢
右謹件如前勘會西湖葑田共二十五萬餘丈合
用人夫二十餘萬功上件錢米約可雇十萬功只
開得一半軾已具狀奏聞乞別賜度牒五十道并
於前來所賜本路諸州度牒二百道內契勘賑濟

變賣不盡者更撥五十道通成一百道充開湖費用外所有逐一子細利害不敢一一條煩天聽伏乞僕射相公門下侍郎中書侍郎尚書左丞尚書右丞特賜詳覽前件所陳利害及起請六事逐一數奏立爲本州條貫早賜降下依票施行兼畫成地圖一面隨狀納上謹具狀申三省謹狀

奏戶部拘收度牒狀

元祐五年五月二十七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近者伏見二聖遇災而懼憂勞四方所以拯救饑民者可謂至矣兩浙淮南

蒙賜度牒六百道而杭揚二州各得百道吏民鼓舞歌詠聖澤曾未數月而淮西提刑申戶部本路常平斛㪷足用不須上件度牒兩浙轉運提刑亦申本路今年豐熟無別無流民是致戶部申都省却乞拘收度牒錢斛以備別時支用都省更不奏稟聖旨便行下本路提刑司依戶部所申施行臣勘會自來聖恩以災傷特賜錢物賑濟即無似此中變却自都省行下追收體例深駭物聽淮浙兩路去歲災傷之甚行路備知便使今年秋穀大稔猶恐未補瘡痍而况春夏之交稻秧未了未委逐路

提轉如何見得今年秋熟便中豐稔顯是小臣無意卹民專務獻諂而戶部都省樂聞其言即時施行追寢二聖已行之澤百姓聞之皆謂朝廷不恤饑民而惜此數百紙度牒中路翻悔爲惠不終臣忝備禁從受恩至深不忍小臣惑誤執政屯膏反汗虧汙聖德惜毫毛之費致丘山之損是以冒昧獻言伏望聖慈察臣孤忠留中省覽更不降出只作聖意訪聞戒飭執政令速降指揮更不得拘收一依前降聖旨盡用賑濟所貴艱食之民始終被惠亦免二聖已行恩命反覆追收失信天下臣不

勝區區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貼黄臣近有狀奏乞更賜度牒五十道用開西湖葑田仍已一面指揮本州將前來度牒變轉賑濟外所餘錢米召募飢貧之民興功開淘今來纔及一月漸以見功吏民踊躍從事農工父老無不感悅忽蒙都省拘收錢米自指揮到日更不敢支動吏民失望前功併棄深可痛惜伏乞出自聖意指揮三省檢會前奏早賜施行臣自以受恩深重每有所見不敢不盡今者上忤執政下忤戶部監司伏望聖慈憫臣孤忠不避

仇怨特乞留中不出以全臣子